



楊明芳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生
高雄市人
國立工業技術學院畢業
現職／
土木工程師

金榜

短篇小說佳作 楊明芳

這是個陰雨綿綿的早晨，我頂著傘，第十一度踏進考試院大門，來到內庭熟悉的古榕樹下，選好適當位置，擦乾淨，靜靜地坐著——等待放榜。

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要來一趟，已經十一年了。本來待在高雄等到晚上，再出去買份晚報，也是可以知道結果的。但是，我等不到那個時候，這並非沒有嘗試過，打從第五年開始，我便沒有勇氣再來考試院看榜了。可是，每年總捱不過這時刻，雙腳總不聽使喚彷彿朝聖般地跑來了，今年仍舊是如此。

過去，每逢這個時候，我總是請一天假，坐夜車來，看完榜後，馬上像送葬般地哭喪著臉回去。一頓狂飲爛醉後，隔天上班。而今年比較單純，少了一道手續——我不必請假了；但如果硬說非要請假不可的話，我是向自己請假，打從今年初在工地帶著一群來勢汹汹的債主，找不到老闆起，我便天天放假，天天當老闆，當自己的老闆，苦的是這種老闆是沒有收入的。而又碰巧今年天天放假，天天自己當老闆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幹我們土木這一行的。

現在，我有點疲倦。不，不是疲倦；是累，有點累；「累」和「疲倦」不同，「累」裡加有「心灰意冷」的成分；而且不是「有點」，是很累！很累！為什麼？為什麼這麼累？一趟夜車會令人累成這個樣子？哦，不，應該說一趟平快夜車會令人累成這個樣子？這樣說也不對，應該說一趟從高雄到台北的平快列車會使人累成這個樣子？不滿意，更正確的說法是一趟從高雄到台北走了九個半鐘頭的固定垂直硬繃座椅的平快廉價夜車使我現在累成這個樣子！但是，事實上，我曉得，這不是我累的真正原因，昨夜滿腦子的戰亂，才是現今疲累的主因。

打從一上車起，腦子便不聽使喚地未曾停過。剛一落坐，方才老母送我出門的焦慮眼神，便清晰地映現在窗外夜暗淒淒的秋寒中，只偶而數盞倏忽而過的慘白街燈，像鎂光燈般刷去片刻黑暗，而後黑暗中又呈現那憂戚焦慮眼神，無可奈何地凝視著我：

「阿鵬仔，看完榜後，要馬上回來哦！不要亂想，勝敗不要太放在心上，只要盡力就好。記得看完榜後，要馬上回來，記得哦！要馬上回來！記得哦！記得哦！」

這臨出門的幾句叮嚀最叫我難受，也是我此刻心情一直無法平靜的肇因。天啊！難道她老人家已看到了今年榜單？難道她已揭曉了今年謎底？難道對自己惟一的兒子一點信心都沒？難道現在的我，正如當年的拿破崙正走向滑鐵盧？唉！不要亂想！不要亂想！怎麼會想得這麼離譜！拿破崙一生從未敗過，除了滑鐵盧之外。而你，年年走向滑鐵盧，年年不死心，「他媽的！書呆子脾氣！」，這是老父在絕望之餘，深惡痛絕罵的話。今年，可預期的未來幾天，我回來的時候，這句話又要加重些許音量。而母親她老人家，不也是如此想嗎？這也難怪！去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不都是如此嗎？只是今年我負荷的重量似乎加重了許多，背也彎了許多，頭似乎也隨之低了許多，因為除了工作渺茫無著之外，今年高考題目比去年難，我答得也不好，與補習班印出的題解似乎也不太脛合，唉！今年恐怕又要……。

「阿鵬仔，記得哦！要馬上回來！記得哦！記得哦！」

不馬上回來，不馬上回來我能去那裡？我又有那裡可去？啊！她老人家該不會是，該不會是怕我看榜單就不回來了吧！老母的焦慮眼神，不正說明此點！報上不是也常刊載有類似情況而尋短見的實例嗎？但我對自己最為明白，即使今年垂著頭回來，明年我還是會坐這趟夜車北上的。

「先生，借個火？」

「啊！」我猛醒回頭，「哦！」遞出正燃著的香煙。

「謝謝。您上那裡去？」

「台北。」

「台北？！坐這種車上台北？！哦！對不起，我的意思是這要坐很久的。」

我沒答腔。片刻，不忍看這未經世故、學生模樣的年輕人，為了我的沈默而猛吸香煙，掩飾窘態。

「你還在唸書？」

「是。我讀×大二年級。」

「哦，那一系列的？」

「土木。」

「啊！土木」我沈吟了一下，「嗯，土木現在出路似乎不太好吧？」

「目前的確如此。不過這也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唸我們土木這一行，只要考上高考，獲取『土木技師』資格，那年薪至少在四十萬以上。」說完，把溜下鼻樑的金框眼鏡往上推推。

「哦，要是沒考上呢？」

「沒考上，嗯，沒考上那可能很慘。聽學校教授們說，自十大建設完成之後，就業市場狀況長期人浮於事，一職難求，尤其我們土木專業技術人員任用方面，有無『土木技師』資格，待遇可說是差別天壤，而且身份、地位、影響力等，迥然不同。沒有這個資格，你就是有天大的才能，在為工程問題或執行設計圖上施工品質而起爭執時，總免不了時常受些意外的窩囊氣，對方不是搬出大學生理論行，實際經驗不足，就是硬說你專業水準不夠，否則，堂堂大學生，為什麼考不上高考！談設計問題要『土木技師』才有資格；且待遇低得可憐，工作又苦而無假期；但雖然如此，能謀得一職，已屬萬幸。而一旦你通過高考，擁有『土木技師』資格，則只要輕聲一句，萬事順遂；且社會層次提高，地位建立，待遇倍增。這種情形，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的今天，更是日漸強烈和明顯。所以教授們一直強調必須通過高考，而我們大部份學長畢業後，也都能在三、五年內通過高考。不過，也有一些學長是例外，有些甚至於到現在仍在街上數電線桿呢！」

「哦！真的是這樣？」臉上一陣火熱，我幾乎找不到接口的話。

「的確。唸我們土木的，中不中高考，差別就這麼大！所以我們流行一句話：『中者為龍，敗者像蟲』，哈哈……」

我儘量擠出笑容附合著，但沒答腔，以掩飾我藏於某一秘密角落，不欲為人所知的角色。可是，緊接著，這年輕學生無心的平常話題，卻不偏不倚正踩到我極力收藏的尾巴。

「先生那裡高就？」

「我——我，我在一家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做什麼的？」

「嗯」我停頓了一下，「數電線桿的！」

「哈哈……」他以為我幽默，我也跟著大聲笑，只是同樣的笑聲，卻是兩種迥異的心情。

此時火車拖到一個小站，他道別離去，我捺熄煙蒂。無意間外望，窗外發著幽幽白光，空蕩冷清的街燈下，正照著一排排映在黑幕裡有如白骨般幽明細長的電線桿，正隱隱地散發著鬼魅般飄渺無定的陰森寒氣；我目睹這學生，正低頭走向這彷彿墓場般的排排直立電線桿中，逐漸沒入黑暗……

這些電線桿的景象，至今仍在腦海，盤桓不去。這與現在考試院圍牆外頭道路兩旁並列的電線桿，那種獨立高聳、孑然孤獨，顯然並無兩樣；只是在這白天裡，看這些電線桿，雖沒有昨夜的那股陰森寒氣，但卻仍掩不住其冰涼僵硬的本質，露骨地呈現營養不良的憂鬱式蒼白。

雨已歇了一陣子了，天空也比剛才亮了許多，內庭漸漸有人走動的氣息。來往走動等待放榜的人群，大都是成雙入對、搭肩摟腰的年輕情侶，像我這般落單靜靜坐著等待的，似乎沒有幾個。不遠處的石板凳上，一對戰戰兢兢、扭泥作態交談的男女，一看便知是認識不久的情侶。他們不像在更遠處之人的角落裡，那對共撐一傘，雨停了仍捨不得收傘，忘我地躲在傘裡綿綿細語的愛侶。睹此情景，對一個高齡單身漢來說，這種滋味顯然並不好受！我猛移視線高望天空，淡淡的灰雲逐漸褪去，隱隱的淺藍不時呈現，天空似乎有放晴的跡象。

記得去年的天氣似乎不是這個樣子的。當時下著大雨，一直持續到榜單貼出，仍下著大雨；焦急看榜的人羣，撐著傘，不顧雨勢，前簇後擁地擠著看榜，有些頭髮濕了，有些衣服濕了，有些鞋子濕了，但在他們轉身離去剎那，都能看到綻放的笑容。我來回地探索著看板，在滿身濕透，連續三次仔細查閱榜上名字後，垂頭轉身，急欲離去，而在回頭的剎那，我猛見眼前一片密密麻麻的傘海，擋住去路，全部都是黑色，高低起伏像送葬的孝男孝女穿的喪服般，在哀嚎的雨聲裡，死去活來的東搖西幌，呼天搶地的推擠，斗大的水珠，快速地沿著傘面，順勢滴滴落下，滴滴落下，滴滴……

「阿鵬仔，看完榜後，記得回來哦！記得哦！記得哦！」

不回來能去那裡？！何處有我容身之處？！回去，回去，但一想到回去，想到去年看完榜後回去時的情景，猶歷歷就在眼前，我不覺有些遲疑了。……

……

「怎麼樣？又落榜了是不是？果不出所料，哼！你要我講多少次才明白！才覺悟！為了這他媽的考試，什麼事都不幹了！工作也辭了！說什麼要全力準備，你認為工作好找是不是？！年紀一大把了，也不想成家了！一天到晚窩在書堆裡，你啊！你會被這個考試害死哦！書呆子！」

老父這樣大聲向我吼叫，雖然已記不清多少次了，但我還是不能習慣，每次總忍不住要張口頂他幾句，但只耍抬眼碰觸那皺紋滿面、頭髮斑白、額頭脖子青筋暴露的父親，想起前不久和他去醫院量的血壓，我的眼皮便不禁臣服地下垂，張開的口又合了回去，彷彿被針線密密縫實般的緊閉，不容有一絲空隙，發出一點聲響，生怕一旦出聲，必會震破青筋暴露的血管，後果不堪設想。但我自己可以感覺到的是，胸膛難以自制的劇烈起伏，似乎有一場激烈的戰鬥吶喊，在裡面猛烈地來回衝撞，找不到出口……

「哼！說你書呆子！書蟲！你偏不服氣！不覺悟！你想想，像秀芳那麼好的女孩子，那裡找？！你卻能為了這狗娘養的考試，連挪出一個週末來陪人家都不肯，這不是書呆子！是什麼？！性情再好的女孩子也難以忍受，何況人家長得又那麼漂亮，學歷、家世、氣質、涵養，那個女孩子比得上？！你要人家等，等你考上高考！等你考上高考！」父親剎時停頓了一下，彷彿充電般，而後傾其全力迸出：「等你考上高考！頭髮都白了！」這最後一句話

故意把尾音拉得長的，聲音中隱含著極度的輕蔑，頃而回音遍蕩屋內，幻化成無數張口的精靈，各個此起彼落的嘲笑著——「等你考上高者！頭髮都白了」、「等你考上高者！頭髮都白了」、「頭髮都白了」……特別是在觸及剛才提到的「秀芳」兩個字，我辛苦撐持的防衛圍牆，就像浸了水的紙般鬆軟開裂，任憑似洪水般的敵人洶湧而至，我無力戰鬥，也不甘投降，只任憑敵人的蹂躪、踐踏、……

事實上，直到今天，我仍舊想著秀芳，即使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了。當時我實在是太傻、太天真、太幼稚、太理想化了；我把她當成聖女，當成女神，當成浪漫電影裡的茱麗葉，她會毫無怨尤的徹底奉獻，等我成功；但事實上，她是人，不是神，是一個性情善良、美麗高雅、氣質非凡的女人，一個道道地地地擁有女人味的真正女人；她一次次給我機會，即使在我事業最失意的時候，我卻一次次放過。有人說：「愛情就像易碎而珍貴的東西一般，要很小心才能保持。」而我不但不小心，而且是粗心大意！不，也不是粗心大意，是該死的毫不在乎！當時我幾乎像中了魔咒般地沈入對這考試的瘋狂戰鬥中而忘我。而當秀芳訂婚的消息傳到耳旁之際，我就如植物人奇蹟般的驚醒，發狂的亂竄，想盡一切方法，做出一切可能挽回的行動，弄得精疲力竭，灰頭土臉；但努力儘管努力，一切已如絕症病人、潑出去的水、自天降至地面的雨那般回天乏術了。

焦急發狂的舉動，挽回不鍾愛女人的心，卻更換來意外的憎厭與不屑。愛情這東西原來是這般地難以理解！當我們擁有時，往往不知珍惜，總認為那是垂手可得、俯拾即是的东西；而一旦變質的時候，就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任憑你飢渴跋涉，不顧一切的發狂追尋，仍永遠無法到達。相反地，有時我們會在愛情發生的時候，珍為黃金鑽石般小心呵護的東西，一旦走了樣，即不屑如糞土。而秀芳態度當時予我的感覺，則糞土不如！

誠然如此，如果真能再回到當時的話，我會放棄這個考試的！試可年年考，年年有機會，但一個值得愛的女人，一生也許碰不到第二次，何況——，唉！

「唉！老頭子，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人家都已兩個孩子的媽了，還提那個幹嘛！阿鵬仔，你心裡怎麼打算怎麼想，我們是難以瞭解啦！不過這種考試又不是靠硬拼就能上的，你考了十年，不都差那麼零點零嗎？這種考試，還是要靠運氣的！所以不要那麼死心眼，考試還是要考，年年去考，只是不必花費全部心力啊！你要為自己的前途想想，為我們想想，我們只有你這個兒子，趕快找個工作，交個女友，結了婚，這才是最實際的想法啊！」

我默默地低頭走進自己房間，頹然落在桌前椅上，空蕩的桌上似乎放著一封信，白色的信封在光線黯淡的房間裡，心情沈重的像喪帖一般。我很累！很累！無力去扭亮電燈，也不想拆信，只一味浸沈在週遭空洞無比的黑暗裡；兩老適才所說的話在這幽暗的空間來回碰撞，忽大忽小的搖曳迴盪，想來也有幾分道理。我似乎是錯了，試可年年考，但有些東西卻一去不復返。考試像賭博一樣，不一定贏，而找到工作，馬上按月就有亮光閃閃的銀子等著你，這顯得多實際啊！是多麼地腳踏實地！名聲也好！找對象也容易！那像前者，不但看來像失業的可憐蟲

，同時，更給左鄰右舍製造遊手徒食的寄生蟲形象，父母也沒面子；看來再怎麼說，不找工作，全力準備考試是錯了，但找工作，談何容易呢？過去又不是沒努力過，尤其目前景氣更糟，唉！真累！真累！真累！順手拿起桌上橫放的信，扭亮電燈，是考試院寄來的。啊！五十九。九四！是五十九。九四！真是五十九。九四！一種椎心的痛楚直戳心腔，我極力克制即將暴裂的情緒，用力按熄桌燈，四週頓時又沒入一片停屍間似地陰冷黑暗，黑暗！看不清一切的黑暗！此時此刻，黑暗最適合我！我喜歡黑暗！喜歡那濃濃的黑暗！那密密實實不透一絲光芒的黑暗！黑暗仁慈地提供藏身避難之所，黑暗使人不必去面對任何自己不想去面對的一切，尤其那光明，那屬神國度裡的光明，那操縱一切命運力量的光明，我憎恨那光明！

我放手摸索桌下熟悉的位置，拉出兩瓶烏梅酒，黑暗之人喝黑色之酒，物以類聚！也只有像我這般屢屢落敗的人，才配門當戶對地吞飲這生活在黑暗中的苦力惟一買得起的黑色廉價酒。五十九。九四！他媽的！五十九。九四！就差那麼〇。〇一，四捨五入就六十了！他媽的！就差那麼〇。〇一！就差那麼一點點！就差那麼一點點！他媽的！是什麼力量竟能如此把我戲耍愚弄？他媽的！就差那麼一點點！

唉！算了，算了，書呆子！這不是你能走的路。算了，算了，兩老說的話才對！才是真的！才有道理！再不剎車，恐怕就要掉落斷崖了！但五十九。九四與四捨五入後的六十，只差〇。〇一！只差〇。〇一！那麽一點點！那麽些微的一點點！微不足道的點點！像山羊拉屎般的一點點！他媽的！真不甘心！真不甘心！……但話說回來，從五十九。二七爬到現在的五十九。九四，不是爬了你足足十年的時光嗎？你不甘心什麼？你如想不開，再耗下去的話，這〇。〇一還須爬多久，誰敢肯定？一年？二年？三年？五年？誰敢肯定？我摸著日禿前額的手，不覺地滑過眼角尾紋，來到有如刷子般剛銳的下巴，十年了，整整十年了，十年的時光是夠讓考試院內庭那棵熟悉的老榕樹多長出一截鬍鬚來的，在它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人如果十年鬍鬚不理的話，那該有多長啊！而十年後的今天，我仍舊站在原地，一無進展！一無所獲！十年了。如果十年來我考的分數中有不超過五十九分的，那我也不致如此愈陷愈深，但偏偏像餌般地每次都是五十九點多，彷彿是命運之神有意捉弄，或者我與命運之神間必存有某種深仇大恨，非藉著如此巧妙安排來加以報復折磨，不足以洩心頭之恨似地。唉！算了，算了，鬥不過命運的！命運要你向東，你就不能朝西；否則，就是你辛辛苦苦繞了一大圈，還是走到東邊來，努力有何屁用！唉！算了！算了，鬥不過命運的！

我猛然又仰盡剛倒的一杯，酒杯順勢重重摔在桌上，赫然發現桌上一絲光芒！光芒！這裏不該有光芒的！怎麼會出現光芒！我滿懷敵意地揉眼細看——原來是我手錶內的銀光，在這黑暗密密實實包裹的空間裡，發出像鑽石般的光芒。

鑽石！光彩奪目的鑽石！美麗耀眼的鑽石！鑽石！我曾聽說過鑽石來著？唉！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鑽石！亮光閃閃的鑽石！記不清了，想不起來了，但那亮光——哦！對了，對了，想起來了，想起來了，他說——他說——他說有數顆鑽石分別包藏在不同的石頭裡，可是——可

是——可是——，哦！對了，可是這些石頭一定要敲一百零一下才會裂開，但很多人在敲完一百下，而看石頭仍無裂開的跡象時，就心灰意冷的離去了，以致全功盡棄；可惜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就能得到鑽石。哈哈……，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哈哈……，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啊！難道我也只差那麼一下？！只差那麼一下？！五十九。九四與四捨五入後的六十，似乎只剩一下！只剩一下！難道我就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掉點離去嗎？！難道虛渡了十年精華青春，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就此掉頭而去嗎？！難道失去了最鍾愛的女人，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我就此掉頭離去嗎？！難道忍受了兩老多年來的傷心責難，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我就此掉頭離去嗎？！難道面對左鄰右舍長期的指指點點，而在這只剩一下的當兒，就此掉頭離去嗎？！就此掉頭離去嗎？！兩老所講的，有幾分道理，難道我堅持下去，也無一點道理嗎？！找到工作，我有的只是糊口的銀子而已；而考上高考，我所獲得在身份、地位、經濟、層次、貢獻等各方面，卻是千百倍於銀子的鑽石，何況十年來我已付出如此重大的犧牲！我能放棄嗎？！只剩一下！只剩一下！只剩一下！我就此掉頭而去嗎？！能嗎？！

扭亮桌燈，我猛烈搖搖頭，理理精神，把剩下一瓶多的酒，丟入垃圾筒裡。自書架中抽出一本過去曾用力摔破再仔細貼合的書，翻開圍滿紅點的扉頁，開始重讀……。

時間快到了。每年都是十一點準時放榜，已經十點四十五分了；人羣愈來愈多，來回走動探看的次數也愈來愈頻繁，令人感到些許的煩躁，這些人為什麼不能像我這般靜靜的等待！為何處處顯得如此焦心而不耐煩！但回想過來，也難怪他們，在場的人羣裡，又有誰能比我更有等待放榜的經驗呢？！

雖然雨停了，我仍撐著傘，罩住頭部，因為坐在老榕樹下，仍不時會掉落豆大截留的雨水，撐起傘來，是為了以防萬一。可是，要是不顧面子說得真實點，我自己心裡可很明白，撐傘的最大原因不是為雨，不是怕命中身上或然率相當低的雨滴，而是——而是——而是怕碰到熟人，怕碰到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我把傘壓低一些，東張西望了一會兒，就是搜尋不出一張熟識的面孔，我放心多了。

想想也十一年了，望著這古老榕樹條條密佈下垂猶如鬍子般的根鬚，已十一年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十一年了，是足夠讓老榕樹多長出一截鬍鬚來，在它來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人如果十一年鬍鬚不理，那該有多長啊！有多長啊！十一年裡，班上的同學出國的出國，開業的開業，當老闆的當老闆，大部份早就通過這考試了，你還怕碰到誰啊！神經過敏！

「嗨！阿鵬仔，什麼時候來台北的？怎麼不通知老同學一聲？」

驟然拍在肩膀上的手，使我意外地嚇了一跳，我這藏在沙堆裡的駝鳥，硬被拖了出來。「啊！是『大頭仔』，你好你好，好久不見了，我是昨晚坐夜車上來的。你也來看榜？」

「對，我今年考衛生工程。」

「噢！你不是已考過土木、建築、結構了嗎？」

「不錯。但多考一個技師也不是壞事啊！目前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同時當上土木技師、建築師、結構技師者，人數已日漸增加，何況同學們就好像在考試比賽，一個技師接著一個拿，我能落後嗎？其實——」

「大頭仔」說到這兒，忽然止住了，他警覺到我眼光中難以自制地閃過一絲失意自卑眼神，馬上轉口道：「其實——其實這種考試多少也須靠幾分運氣，有時我們雖然有實力，但碰到倒霉的時候，就是不能上榜。」

我無可如何的苦笑一下，接口問：「你現在開業了沒？」但話一出口，馬上開始後悔了。

「啊？你不知道！我已開業五年多了。」

他摸摸其上身口袋，又起而搜尋其他各袋，忽然若有所思的說：「你等一下！」，於是跑出大門，越過馬路，停在一輛亮光閃閃的賓士三五〇米黃色豪華轎車旁，拉開車門，自內取出一張白色東西，再折回來，遞給我，是一張散發香味、燙著金字的精緻名片——「趙仁永建築師暨土木、結構技師聯合事務所」。

「這年頭競爭激烈，想闖出個名號來，真不簡單！不過，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他喘著氣說完，挺出像球般的大肚子，前後高低起伏不止。

「不錯！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

我尋不著接口的話，於是重覆道。但話一離口，腦海裡便馬上又如重覆的錄音，不停地響著，響著——「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只要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是嗎？！不錯嗎？！」

正當出神的當兒，身子被急切碰撞，回過神來，看著「大頭仔」手指的方向——

「看！誰來了！」

原來是班上的「陀螺」，帶著一個比他高出半個頭的女孩子走過來了。女孩身材健美，臉蛋姣好，氣質高雅，一幅美人模樣。

「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這是趙仁永、林虎鵬，這是我的未婚妻，我們下月七號結婚，紅色炸彈你們將在月底收到。」說完，體貼地看著準新娘，女孩臉蛋頓時羞紅，兩人會意的微笑中，閃現幸福無比的光芒。

「恭喜！恭喜！喂！『陀螺』，這麼『正』的女孩子，你是用什麼手段把人家給拐過來的！」

「大頭仔」戲謔的說。

「還說呢！我拼老命長期抗戰，才有今天的！漫長的歲月，我被她『整』得半死，但皇天不負苦心人，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

說完，側頭仰望身旁的美人，得意的微笑。

「不錯！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

我又無意的順口接道。心頭又不禁陣陣響起——「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是嗎？！不錯嗎？！腦海深處黑暗的角落裡，總是會有收穫的！」、「只要我們努力，總是會有收穫的！」

不禁浮起一團長髮披肩、回眸微笑的美麗黑暗身影，是嗎？不錯嗎？！

「阿鵬仔，你的日子是什麼時候？」

「啊！我的什麼日子？」我猛然一醒。

「當然是喝你喜酒的日子囉！」「大頭」一旁解釋道。

「哦！明年。」我儘量擠出一點不在乎的笑容。

「明年！明年！還是明年！老天啊！你把『明年』兩個字說成習慣了，怎麼樣，有沒有對象？李秀芳她——這時「陀螺」忽然想起某事似地頓時刹住，改口道：「嗯，怎麼樣，要不要我的未婚妻幫忙介紹啊？」

我苦笑了一下。一旁的「大頭」壓低聲音，一副老人家的口腔，接口道：

「阿鵬仔，萬事都可等，惟獨『娶某』不能等，『娶某』後才能定心嘛！你看！就拿我來說吧！『某』一娶，緊接著，連中三元——土木技師、結構技師、建築師，接踵而至。因為有人體貼，有人照顧，有人關心，有愛的鼓勵，那可差太多了！所以啊，動作要快！不能再猶豫了！『娶某』之後，我保證你『馬』到成功，每考必中！因為有人照顧，讀書才會專心啊！」

「那『陀螺』過去還不是沒娶，仍照樣把我們這類科的相關技師都拿到了！」我防衛地說。

「阿鵬仔，過去我雖沒娶，但有個美人時刻拿著鞭子，在背後催我、喝我、趕我，逼得我不得不跑，不得不衝，才有今天！人說『才子佳人』，我若不是才子，何能贏得佳人？！而這背後的動機，仍舊是女人，可見女人的力量有多偉大！」說著，得意仰望一旁微笑的女人。「所以說啊！阿鵬仔，這趟回去，娶某要列為第一優先！」望著不成比例站在大美人身旁的這位當年在學校考試時，總是鬼祟地自背後用腳緊張兮兮踢我桌子的鬼精靈，如今卻我們相關類科的專業技師全取得了，而我則一樣也沒通過，不禁使人又重覆想起他說的話——「女人的力量真是太偉大了」、「女人——」

「喂！阿鵬仔，你在想什麼？一楞一楞的，出了竅似地！」

「哦，沒有啦！我在想——」我急轉話題。「我在想你今天來做什麼？我們這類科相關考試你全通過了，該不是來看榜吧！」

「不錯。我是來看榜的，但不是看我的，是看她的！」說完，挺身擺手故作姿勢。「鄭重介紹，未來的會計師陳菁霞小姐！」

美人羞紅親密地推了身旁矮小的護花使者一下，如此更引來「陀螺」的興頭：「我公司的合夥人，我的得力幫手，我美麗的妻子，我優秀孩子的媽，我——」

「來了！來了！來了！」

一片高呼聲，打斷「陀螺」的興頭，引致內庭驟然騷動起來，我們不約而同地起身，往貼榜單的看板移動，投入擁擠的人羣中，在猛伸脖子，像極長頸鹿般地聳動人羣裡，爭先恐後，擠著看榜。……

人羣是愈聚愈多，愈來愈擠，前擁後推，頗難站穩。而於此左搖右幌、爭睹榜單的推擠間，我不覺滿身發熱氣躁，斗大汗珠沿著額際涇涇滴下；榜單上的光線強烈，刺眼難忍，使人直覺地回首高望——

那太陽不知何時，早已高掛天空，燦爛地放射出眩目的金色光芒。蔚藍萬里晴空，看不見一絲烏雲，只一羣閃現金光的白鴿，自由在地展翼，翱翔在天際。

地上，雨後粘附於景物上的水痕，反照著陽光，投射出交互映照的燦爛光芒，大地呈現一片經過徹底洗滌後的清新亮麗景象。眼前週遭，停留於一張張紅紅花洋傘上的水珠，更在陽光照射下，此起彼落，亮光閃閃，狀似粒粒晶瑩閃爍的鑽石，光彩奪目，美麗耀眼，……

正當出神的剎那，我被猛一推擠，頓時失勢撞到看板，正待退後，赫然眼前呈現三個大字——是那麼熟悉！又是那般遙遠！但現在卻赫然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我急揉眼睛，猛甩頭腦，再集目細看——不錯！是那三個大字，沒錯！是那三個大字，沒錯！沒錯！我眼前景物不禁頓時遠近模糊飄渺，不錯！是那三個大字，沒錯！是我十一年來一直要在這裡找尋的三個大字。沒錯！